



蘇聯戰士護士

第三個副官

西蒙諾夫著

蘇聯戰士叢書

第 三 個 副 官

西 蒙 諾 夫 著
高 戈 譯

泥 土 社

К. СИМОНОВ

ТРЕТИЙ АДЪЮТАНТ

本書據 Во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Обороны
Союза ССР, Москва - 1953 俄文本譯出;並自“Солдаты Родины”
(Детгиз 1953)選譯“Третье Лето”。譯文由冒效魯同志校閱。

出版者： 泥土社

上海深陽路一一五六弄一一號

蔚文印刷廠排印

興華製本所承裝

一九五四年七月初版

1—6000

內容介紹

這個集子裏包括蘇聯名作家西蒙諾夫所寫的七篇以衛國戰爭爲主題的小說。

前六篇譯自蘇聯國立軍事出版局一九五三年出版的『戰士叢書』（Библиотека

Солдата）：第三個副官，從不同角度刻劃了蘇聯紅軍戰士的英雄形象，表現了他們勇

敢機智、忘我犧牲的鬥爭精神。出現在西蒙諾夫筆底下的，有三次和敵機撞擊，個人

擊落敵機六架的飛行員（俄羅斯的心）；有隻身兩次偵察敵陣，格斃並生擒十餘名德

寇的偵察兵（兵士的光榮）；有永遠走在軍隊前面，替整個軍隊開闢道路的工兵少校

（不朽的名字）；有奮不顧身地一舉炸毀德寇坦克，榮獲『勇敢勳章』的步兵戰士

（步兵們）；有不辭長途跋涉，冒着惡劣氣候堅持運輸傷員的女護士（小東西）；而

讀完作爲書名的第三個副官以後，政治委員柯爾聶夫的堅定、豪邁和忠勇的印象，更

將永遠鮮明地銘刻在我們的記憶裏，給我們以鼓舞。

最後一篇第三個夏天譯自蘇聯衛國戰爭短篇小說選集祖國的兵士（蘇聯國立兒童出版社一九五三年版），敘述衛國戰爭第三年，蘇聯紅軍的一個師繼承和發揚了斯大林格勒的光榮戰鬥傳統，在奧勒爾河地區和德寇進行的一次大規模戰役，集中描寫了一位師長的足智多謀和指揮若定。這裏，我們看到英勇的紅軍怎樣始而在德寇的瘋狂攻勢下鎮靜迎敵，浴血苦戰，終於阻遏、摧毀了德寇，並以雷霆萬鈞之力轉入反攻，一舉突破德寇兩道防線。通過這個師的戰鬥行動，我們無異看到了蘇聯紅軍的英明戰術和舉世無敵的威力。全篇貫穿着強烈的愛國主義精神和對勝利的堅定信心。

目次

第三個副官.....	一
俄羅斯的心.....	二七
兵士的光榮.....	六
不朽的名字.....	四三
步兵們.....	五二
『小東西』.....	八〇
第三個夏天.....	九三

第三個副官

政治委員深信，在戰爭的時候，勇敢的人比怯懦的人死得少。他喜歡重覆說這句話，假使有人和他爭論，那他就要大發脾氣。

師裏的人既愛他，又怕他。在使人們習慣於作戰方面，他有他自己的特殊手腕。他能從行動中瞭解一個人。他把那人從師部或團部裏帶出來，整天和他到自己在這一天中所必須去視察的地方走動，一步也不放鬆。

要是逢到衝鋒的時候，他就會親自帶領這個人去衝鋒，和他並肩齊驅。要是那個人受得住考驗，到晚上，政治委員就會重新和他攀談。

『姓什麼？』他會突然用斷斷續續的聲音問。

指揮員驚訝地說出自己的姓。

『我姓柯爾聶夫，』這時政治委員就說，伸出一隻手去。『柯爾聶夫。咱們曾經

在一塊兒走，一塊兒撲在地上，咱們現在是朋友啦。」

就在他到師部裏來的第一個星期內，他的兩個副官相繼陣亡了。

第一個副官臨陣胆怯，從塹壕裏逃出來，想往後爬。他被機關槍解決了。

晚上，政治委員回到司令部來時，漠不關心地从副官的屍旁經過，甚至沒把頭向副官的方向轉一轉。

第二個副官在衝鋒的時候，胸部被子彈打穿了。他朝天躺在從敵人手裏奪回來的塹壕裏，深深地嚔着氣，要水喝。可是沒有水。在胸牆的前面，橫七豎八地躺着希特勒匪徒的屍體。其中一個屍體附近扔着一隻軍用水壺。

政治委員拿起望遠鏡，眺望了好久，好像竭力要弄明白水壺裏是空的還是滿的。此後，他艱難地把他那肥胖的、上了年紀的軀體越過胸牆，用他那向來從容不迫

的步法沿陣地走着。

誰也不知道德國人爲什麼不開槍。直到他走到水壺跟前，把它揀起來，搖了一搖，挾在腋下轉身回去時，他們才劈劈拍拍的開起槍來。

他們向他的背後射擊。兩顆子彈打中了水壺。他用手指按沒窟窿，繼續往前走，

兩隻手把水壺伸在前面。

他跳進塹壕後，小心翼翼地不讓水流出來，把水壺交給一個戰士。

『讓他喝個夠吧！』

『要是您跑到水壺前面，一看水壺是空的，那您怎麼辦呢？』一個人關心地問。

『那我就回來，派你再去找一隻，要裝滿水的！』政治委員說，一面惱怒地盯着那個發問的人。

他時常做許多事，這些事對於作爲師政治委員的他來說，實際上是不應該做的。不過他每每在事後才回想起這是不應該做的。在這時候，他就惱恨自己，同樣也惱恨那些使他回想起他的舉動的人。

現在也是這樣的。他拿回水壺以後，就不再副官那裏去，好像已經完全把他忘懷了，逕自忙著指揮作戰。

十五分鐘後，他突然把營長喊來。

『喂，把他送到衛生營裏去了嗎？』

『不行，政委同志，咱們得等到天黑。』

『等到天黑他就死啦。』政治委員轉過身去，認為談話已經結束。

五分鐘後，兩個紅軍戰士彎身避着槍彈，把副官不會動彈的身體搬過崎嶇的陣地，送到衛生營去。

政治委員態度沉着地望着他們行走。他對自己和對別人的危險是估計得一樣的。戰爭非死人不可。可是勇敢的人死得少。

兩個紅軍戰士大胆地走着，沒把身子貼在地上。他們沒有忘記他們是在搬運一個傷員。正因為如此，柯爾聶夫相信他們會到達目的地的。

晚上，在同司令部的路上，政治委員驅車到衛生營去了一次。

『喂，怎麼啦，他復元了嗎，醫好了嗎？』他向外科醫生問道。

柯爾聶夫覺得，在戰爭的時候，一切都是可能做到的，而且必須儘快地做到——不管是送達情報，發動衝鋒，還是治療傷員。

所以，當外科醫生對柯爾聶夫說副官因為失血過多已經死了時，他驚異地抬起眼睛。

『您明白您說的是什麼嗎？』他輕輕地說，抓住外科醫生的皮帶，把他拉到自己

跟前。『人們在槍林彈雨中把他從維爾斯特①外送來，爲的是要他活，可您說死了。那他們幹嗎要把他送來呢？』

關於他自己在槍林彈雨中取水的事，柯爾聶夫却一字不提。

外科醫生聳聳肩膀。

『再說，』看見外科醫生的這個舉動後，政治委員又補充說，『他是個勇敢的小伙子，他應該活的。是，是，他應該活的，』他憤怒地重覆說。『您工作得不好。』他沒有說聲再會，就向汽車走去了。

外科醫生目送他遠去。當然囉，政治委員是不對的。從倫理上來講，他目前說的是蠢話。雖然如此，他的話語裏却含有這樣巨大的力量和信心，使外科醫生在剎那間認爲勇敢的人是確實不應該死的，假使他們終究死了，這都是因爲他工作得不好的緣故。

『廢話！』他高聲說，想趕掉這個古怪的念頭。

可是這個念頭並沒有走。他彷彿看見兩個紅軍戰士怎樣沿着無窮無盡的崎嶇陣地

把傷員運到他這裏來。

『米哈伊爾·羅伏維奇，』他突然好像在說一件早就決定了的事似的，對他那走到庭階裏來抽一支烟的助手說。『明天早晨必須把兩個救護站連醫生一起搬得離前線更近……』

政治委員抵達司令部時，天已經快亮了。他的精神很不好，把司令部裏的人叫到跟前，發出一些短促的命令（大部分是抱怨的嘮叨），特別迅速地派遣他們出去。他這樣做，其實有他自己的期望和詭謀。政治委員喜歡人們怒氣沖沖地離開他。他認為人是什麼都幹得了的。他罵人的時候，從來不罵他們不能做事，而僅僅罵他們能做而不做。要是一個人做了很多，政治委員又責備他沒有做得更多。一個人要是稍為發點怒，思想就更敏捷。他喜歡談話談到一半就停住，讓對方只瞭解最主要的事。就是用的這種方法，他竭力做到使全師的人隨時隨刻都感到他近在身旁。他和一個人那怕僅相處片刻，却亟力希望做到讓那個人在下次見面之前，一直有所思索。

早上，他收到了昨天的損失報告。他在讀報告時，忽然想起了外科醫生。當然囉，指責這個經驗豐富的老醫生工作得不好，從他自己一方面來說是相當無禮的，不

過，不要緊，不要緊，讓他去動腦筋好了，也許他會發起脾氣，想出一個好辦法來。他並不後悔自己已經說出的話。最痛心的是，副官已經死啦。話雖如此，他並不容許自己長久回想這件事。不然的話，在這些戰爭的歲月中，值得他慟傷的事就太多了。他要等戰爭結束以後，當意外的死亡成爲災禍和偶然事件的時候，才來回想這個。而眼前呢，死亡總是意外的。現在沒有別的方法可想，只能適應環境。雖然如此，他仍舊覺得很悲傷，用很冷淡的聲調對參謀長說他的副官死了，得另外找個新的。

第三個副官是個小個兒，淡黃頭髮、淺藍眼睛的小伙子，剛從學校裏出來，還是初次上前線。

第一天，在介紹過後，他跟了政治委員沿着結冰的秋天的平原，一直走到營部裏去。平原上時常有迫擊砲彈爆發，可是他不落後政治委員一步。他走在政治委員旁邊：這就是副官的責任。除此以外，他覺得這個走起路來從容不迫的魁偉沉重的人，是不可摧毀的。要是走在他的旁邊，那麼什麼意外都不會發生。

等到砲彈爆發得特別頻繁，顯然是希特勒匪徒正在把他們做目標時，政治委員和副官就開始間或伏下身來。

不過，他們剛伏下，近身爆炸的煙霧還來不及消散時，政治委員又已經站起身，繼續往前走了。

『前進，前進，』他怒聲說，『這兒沒什麼可以讓咱們等待的。』

剛接近塹壕的時候，他們受到了夾攻。一個砲彈在他們前面爆炸，另一個砲彈在他們後面爆炸。

政治委員站起身，揮掉身上的塵土。

『瞧這兒，』他一面走，一面指着後面的一個小彈坑說。『要是咱們胆子小，躺下來等待，那麼它正好炸中咱們。必須永遠迅速前進。』

『唔，可要是咱們走得再快一點，那麼……』副官沒有把這句話說完，把頭向就在他們前面的彈坑點了一點。

『沒有的事，』政治委員說。『他們本來在向咱們這兒射擊——可是着彈點太近了。要是咱們已經到了那兒，他們就會向那兒瞄準，結果又是着彈點太近。』

副官不禁笑了起來：政治委員當然是在開玩笑。可是政治委員的臉却十分嚴肅。他說這番話有着十二分的自信。對於這個人的信心，在戰爭中一下子就產生而且永遠

保持下去的信心，緊緊地攥住了副官。最後的一百步路，他就走在政治委員的旁邊，挨得非常緊，肘子碰着肘子。

這就是他們初次相識的經過。

一個月過去了。南方的道路結了冰，又變爲泥濘和不可通行。

謠言說，後方某地正在集合軍隊準備反攻，但暫時呢，人數稀少的一個師還在浴血作防禦戰鬥。

一個陰暗的南方的秋夜，政治委員坐在土窖裏，把自己濺滿泥漿的皮靴擱在鐵爐上近火的地方。

今天早晨，師長受了重傷。參謀長把自己一隻纏着黑布的傷手放在桌上，輕輕地擡着桌面。他能夠這樣做，使他很是高興。手指又開始服從他的命令了。

『唔，好吧，您是個固執的人，』他說道，顯然是在繼續一次已被打斷的談話。

『就算霍洛地林是因爲胆怯而送命的，可將軍從前是個勇敢的人哪——您認爲怎樣？』

『不但從前勇敢，現在仍舊勇敢。他會活的，』政治委員說，轉過身去，認爲再沒有什麼可談的了。

話：

可是參謀長拉拉他的袖子，用極低的聲音說，爲的不讓第三者聽見他那悲傷的話：『唔，會活的，會好轉的——不簡單，可會好轉的。可是，要知道，米勞洛夫不會活了，柴伏特却柯夫不會活了，卡夫里連柯不會活了，他們死啦，而他們都是勇敢的人。您怎樣用您的理論來解釋呢？』

『我沒有理論，』政治委員激烈地說。『我只知道，在同樣的情況下，勇敢的人比怯懦的人死得少。假使您的嘴裏說不完那些萬分勇敢而仍舊死了的人的名字，那是因爲一個懦夫死了以後，還沒下葬，人家就把他忘了；而一個勇士死了以後，大家仍舊記得他，談論他，寫他。咱們只記得勇士的名字。這就是一切。要是您仍舊把這個叫做我的理論——這是您的自由。幫助人們不胆怯的理論是好理論。』

副官走進土窖裏來了。這一個月來，他的臉變得黝黑了，眼睛也顯得十分疲倦。至於別的地方，他仍舊是政治委員在第一天所看到的那個小伙子。他把皮鞋後跟碰了碰了一下，報告說他剛從半島上回來，那兒的情況正常，不過營長包列耶柯夫上尉受了傷。

「誰在代替他？」政治委員問。

「第五連的華西里葉夫中尉。」

「誰在第五連呢？」

「一個中士。」

政治委員沉思了一會兒。

「你很冷嗎？」他問副官。

「老實說——很冷。」

「喝點伏特卡吧。」

政治委員從酒壺裏倒出半杯伏特卡，副官沒脫下軍大衣，只匆忙地將它敞開，把酒一飲而盡。

「現在回去吧，」政治委員說，「我很擔心，懂嗎？您必須到半島上去，不該留在我的眼前。去吧。」

副官站起身子。他扣上軍大衣的領鉤，動作慢吞吞的，好像還希望在溫暖的地方多耽上一會兒。可是，領鉤一扣上，他就不再慢吞吞了。他彎倒身子，免得碰着門。